

略史行譯的論經若般期早

般若，自古以來，在佛門中即被尊譽為五度的明燈。三世的覺母。我們學佛同仁，修行一切善法，都必須以般若為前導，以智度來輔行。一位具般若眼的行者，不論修學任何法門，都能得其利益；一旦若迷失了般若，則障礙過愈，動輒得咎。甚至明明是滋益衆生的醍醐，反而變成了戕害人類的毒藥。可見般若之於學佛，是何等的重要。

以故，大心菩薩有鑑及此，啓講般若經論的道場，日漸興隆，研解智度的會座，亦復每見其多。因就研習佛教史的心得，於有關早期的幾部般若經論，撮輯其傳入、翻譯、流通等的經歷過程，用以增益研經解義人士的認識。

光讚般若經

小品般若經的同本異譯，共有兩部，而且都是早在三世紀末葉即已譯出流通，當然亦比小品般若經的歷史古老。其中一部就是光讚般若經；另一部則是放光般若經。光讚般若經是竺法護在西晉太康七年（六六）所翻譯（1）。竺法護是大月氏人，本姓支，世居敦煌，八歲出家，事師竺高座，故而以望為姓。從師研習經典，隨遊西域諸國，通曉三十六種地方語言，後來取得光讚般若經攜帶胡本來歸中華。遂於太康年間譯出此經，共有十卷三十七品。

放光般若經

有關放光般若經的來歷，當從我國佛教史上（第一位西行取經的漢僧——朱士行法師講起，他在講解道行般若經時，每每感覺到義理滯礙，無法獲得順暢，故而發願誓求原本經典。遂於魏甘露五年（二六〇）啓程去往于闐，取得了放光般若經的梵本，因為自己年已老邁，料難跋涉關山，乃遣弟子弗如檀（法鏡）將梵本送來洛陽，自己則以八十高齡，老死異域——于闐。弗如檀帶來的放光般若經，在倉垣水南寺進行翻譯，由于于闐沙門無羅叉手執梵本；由河南樓婆塞竺叔蘭口宣晉言，共同譯成了放光般若經二十卷、九十品。（2）

由於此經的流通，不但在佛教界廣事傳行；即在當時的清談家或玄學界的知識階層中，亦流布甚廣。

小品般若經

小品般若經亦稱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其成立因緣是鳩摩羅什大師爲了與上述光讚般若經和放光般若經有所區別，故名之謂新小品經。這部小品般若經（Pancā-vimsatīśāstrīka Prajñā paramitā）二萬五千頌般若）其在般若系經典中，所占的分量非常重要。早在長安佛教界，自道安大師開始，即以此經作爲研究般若的藍本，後來由於羅什大師來華，他以一種精誠的自負心，逕予此經以新的名稱，並且從事譯譯。

其翻譯的經過，據僧叡述謂（3）是在後秦弘始五年（四〇三）四月二十三日於道場園著手開譯，其執譯的過程，是由羅什手執胡本，口宣秦言，由義學僧衆在旁進行錄輯。當朝的秦主姚苌亦躬親以竺法護譯的光讚般若經和羅無叉譯的放光般若經兩種同本異譯的經本，加以校定與比對，校正經旨與缺失，務期能充分彰顯原經的真實義理。譯場中除了譯主羅什以外，尚有精通教理的義學僧衆，如：慧恭、僧習、僧選、寶度、慧精、法欽、道流、僧叡、道恢、道標、道恆、道愴等五百餘人，共同參預。終於在同年十二月十五日草稿完成。接著便進行校對、審核、檢討

等工作，直到弘始六年（四〇四）四月二十三日才告譯就。歷時整整一年的譯經大業，於此便大功告成。由此可知，本經的翻譯過程，自上羅什，下至眾家學人，是如何的恭謹從事，與重視此經的殷切。

參與譯經的僧叡法師，時年已達五十歲，他以竭誠盡職的從事態度，側身這場偉大的事業。每於執筆之際，輒自一日三思，思師道安對梵語誤譯的教誡，蓋即「五失本，三不易」的譯經守則是。不但用以自律與期勉，更以所譯經文是否正確？時刻都在腦際間縈迴關注。確實是以履薄水、臨深淵的戒懼心理參預譯業。尤其在推敲譯文方面，以務求符合中道為旨歸；在遣詞用字方面，更是以能達到簡練、切要為期許，才算是完成理想中的譯經使命。

當時長安佛教界，對於大品般若經的譯成，都是在長久以來所期待。尤其僧叡，以其本身親預譯經大業的誠摯態度，於盡心全力從事之餘，在大品般若經完成的當時，已經對於般若整體的了解，有了深澈的領會。

大品般若經成立於弘始六年（四〇四）四月二十三日，另自弘始四年夏季，同時進行翻譯的尚有禪經、百論等佛典，但更重要的是，對此大品經有密切關聯的大智度論。因為大智度論是系構大品般若經指南的注釋書。以故，在大智度論的翻譯過程中，必須與原本的大品般若經文相互校訂其譯文的正確性。

據僧叡述謂（44），大品般若經的譯

文，雖曾初稿已定，但與大智度論加以比較、檢校的結果，才發現譯文不夠貼切與充分，於是，便又著手重新訂正譯文的工作。職此之故，大品般若經譯文的確定，是在大智度論翻譯完成的弘始七年（四〇五）十二月二十七日才算定稿。其內容有二十八卷本或作三十卷本、四十卷本；共九十品。

大智度論

有關研究般若經的風氣，是由道安所領導的長安佛教教團所蔚成。雖然他早年即對般若經深為關切，但直到抵達長安以後，才培養成長好的研究環境。道安在年輕時代，固然已就相當於小品般若經的修行般若經，致力於鑽研；但對相當於大品般若經的放光般若經，經常都以相互比較的方式進行研究，以理解兩部經的殊勝與優劣；另就放光般若經與光讚般若經兩相比較，從而考量其譯文的差異，從而敘述己見，闡明其持異之處，因有如此高層次的研究意願，所以才促成了般若經注釋書——大智度論的譯出。這項感學的成就，是長安佛教界老早以來即久所盼望的。

羅什之著手開譯大智度論，是在弘始四年（四〇二）夏季。此一盛事是應秦王姚興的詔請所從事。譯場設在逍遙園的西門閣。因為此論的卷帙浩繁，所以譯事進行的時間很長，直到弘始七年（四〇五）十二月二十七日才算全部完成。

至於羅什翻譯大智度論的方式，並不像一般經論的照原典直接逐譯，而是刪去部分的資述原文，另外加入不屬原典的己見與解釋。關於這項刪節原典的舉動，在大智度論記述稱，僅就大品般若經的初品解釋，在大智度論即已成為三十四卷。依此情形，只是大品經初品譯文，即已多達三十四卷。所以在第二品以下，羅什只是抄略其要點部分，節譯而成，以求其義理的通順與契符經旨。惟其如此，經過節譯的大智度論，其卷數即達百卷，如果全部照原經逐譯，可能其卷數將達此十倍以上。（5）

就有關羅什刪略原典問題，慧遠大師在大智論抄序中述謂：

「童壽以此論深廣，難卒精究，故約本以為百卷，計所遺落，殆過三倍。」（6）據上慧遠所述，羅什是鑒於大智度論的太過廣泛，因為無從論究其奧旨，所以才刪除用方言所寫的部分，從而才完成今論的百卷本。至於所刪略的部分，當是今論的三倍以上。據此判斷，彷彿看出大智度論的原本，可能是四百卷以上的大部頭論典。另據大智度論記，述其原本當是今論的十倍；但據慧遠的大智論抄序，謂其原本當在三倍以上。究以何者為準確？為了確定這項問題，當再檢閱僧叡的大智釋論序：

「論之略本有十萬偈，偈有三十二字，并三百二十萬言，胡夏既乖，又有繁簡之異，三分除二，得此百卷。」（7）按

此所述，大智度論的略本有十萬偈，節譯其中的三分之一，成爲今論的百卷。另在大智度論序文的後半部，記述得此大智度論的經過，以及此論梵文本的原委，都很詳盡，蓋即大品般若經的初品，譯成此論三十四卷的經過。據述在羅什認爲，漢人喜好簡略，故而依據己意的裁量，予以適當地簡略節譯，如果全文通譯，則將成爲千餘卷的大部論典。(8)

考證大智度論的卷本，整理歷來所引用的資料，其譯出大智度論的百卷今本，大致而言，當有全論的三分之一或十分之一兩種說法。如以龍樹所著大智度論原本的分量而定，羅什的譯本，約當全論的三分之一，若就羅什所稱的全論來看，其譯出的部分，約當十分之一的數量。再由所謂「論之略本，有十萬偈」的論點著眼，從而得知今論的三倍是略本；今論的十倍是廣本。但所謂略本也好，廣本也罷，都不過是就文獻資料所作的推斷而已，究竟大智度論是多麼大的部頭？依然無人知曉。

如所週知，大智度論的原典與藏譯本，均已不存於世。現在從大智度論的內容去推敲，究竟是否爲中論的作者龍樹所著？於此問題持疑的學者，亦不令人。依各家的研究論文顯示，大智度確屬龍樹所作無疑。但如今漢譯本的內容，確已參入了羅什的若干見解，部分論義已有若干程度的更易。一項很明顯的事實就是：以羅什的語氣，作梵文的說明，而這項解說就是

印度人的習慣，作中國人所能理解的說明。職此之故，如果認爲全論都是龍樹的原意，固屬未必盡然；但若以之全係羅什之意，也未免有失偏頗，故而，評論大智度論的內容，實已寓有羅什的見解參預其中。所以漢譯本的大智度論，實難謂爲通本皆是龍樹之作。此正符合先前所述，各家於論序中所顯示，大智度論的整理，在量的方面，正是各家意見所主張的不同。

其次，對羅什來說，大般若經與大智度論的完成，誠屬平生一大快事。這項盛舉對後秦主姚興而言，也是一樁壯大國家威勢的文化事業。因而爲使新譯大智度論能以弘揚天下，亟切盼望江南的佛教領袖——廬山慧遠大師，能爲此論撰寫序文，以壯聲勢。因此姚興在致廬山慧遠書中述謂，此一龍樹所著的大智度論，是闡明大乘佛教的根本理論，爲了能廣弘天下，務祈撰寫序文，以襄盛舉。正因爲大智度論是大乘佛教的重要論典，它的地位自是異常的出奇。所以在長安佛教界，對於執筆寫序一事，各方領袖都互相推辭，一時竟無人敢輕易下筆，此亦即務必請慧遠執筆的理由。在姚興的想法，如能請得江南領袖慧遠寫序，一方面可以顯示國家致力於文化事業的成果；另一方面當然亦可藉以宣揚此論的大乘義理。可惜他的如意算盤，終於未能如願。慧遠在覆書中表示，大智度論誠然是一部廣範而深奧的論說，以自目前的心智與體力，實難當此寫序的重任。在慧遠的心意，深感於研究大智度論

的重要，其於東土後世大乘學人的影響，誠然可謂至深且鉅，故而主張應請明德之人潛心研究此論，(9)並謂「大智論文句繁積，初學難尋」(10)有鑒於此，於是悉心致力於研究，執筆刪略其煩贅的部分，而撰成大智度論抄二十卷。慧遠的居心，也許想把羅什所附加的部分解說予以刪除，重新致力於輯錄原屬龍樹真撰的本論，用以恢復大論的本來面貌，亦屬意料中事。

綜上所述，今世學人得能研鑽古德的精心傑作，必須深自感念經論的一字一句，皆係古聖先賢的親身體證，故而於義理的領會以外，更須著重於般若經論所顯示的精神，去體解實踐，方不負古德於聖典的譯行悲心，如此才能顯現出大乘佛教的旨趣所示。

附註：

- (1) 佛典解題事典(2)大乘經典七八頁(地平線出版社)
- (2) 中國佛教史第二章魏晉佛教，鎌田茂雄著，關世謙譯(新文豐出版社)
- (3) 出三藏記集卷八，大品經序，釋僧叡(大正藏五五，五三中)。
- (4) 出三藏記集，卷八、大品經序釋僧叡(大正藏五五、五三中)。
- (5) 出三藏記集，卷十、大智論記(大正藏五五、七五中)。

(6) 出三藏記集，卷十、大智論抄序釋慧遠（大正藏五五、七六上）。

(7) 出三藏記集，卷十、大智釋論序釋僧叡（大正藏五五、七五上）。

(8) 出三藏記集，卷十、大智釋論序釋僧叡（大正藏五五、七五上）。

(9) 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慧遠法師傳，釋僧祐（大正藏五五、一一〇中）。

(10) 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慧遠法師傳，釋僧祐（大正藏五五、一一〇中）。

常用
佛學名相正音釋義

林延陵

支那

シ、ナ

釋義：佛書稱中國為支那。有謂支那為「秦」字的音轉；又有說支那係思惟之意，中國人多思慮，多所制作，所以稱中國為支那。以上詳見慧苑一切經音義。又印度人稱中國為「大震那」；震、支二字雙聲。

智顛

チ、エン

釋義：隋代高僧，於湖州果願寺出家，後入天台山，精研法華經。後煬帝禮迎，並從受戒。世稱智者大師。

利帝利

リ、テイ、リ

說明：顛字不可讀為「リ」。

利士

リ、シ

說明：利，不可唸為「リ」。

刹那

ヤ、ナ

釋義：指極短的時間。

說明：不可唸成「ヤ、ナ」。

刹海

ヤ、カイ

釋義：指水陸而言。

刹塵

ヤ、チン

釋義：無數國土。刹，指土田、國土。塵，指微塵，形容細而多。又作「塵刹」、「塵刹刹刹」。

禪偈

チ、ン、ケ

釋義：禪門的偈頌。

幢幡

チュウ、ハン

說明：偈，不可讀為「ケ」。

重關

チュウ、カン

釋義：佛前所建的旌旗等。

舍利子

セリ、シ

釋義：佛身茶毘（焚化）後結成似珠狀的東西，光瑩堅固，傳係熏修戒、定、慧三學精進而得，有白色（骨）、黑色（髮）、赤色（肉）三種。

說明：商務印書館編「國語辭典」將「子」字誤標為上聲。

數息

スウ、シツ

釋義：禪家靜修的方法之一，數鼻息的呼吸出入，而使心寧靜專一。

仁尊

ニ、ソン

釋義：釋迦牟尼意譯為「能仁」，所以稱佛的德號為仁尊，猶如稱「世尊」。

緇素

シ、ソ

釋義：僧尼和一般在家人。僧尼著黑衣，故稱緇。

從諗

チュウ、エン

釋義：唐高僧，為南泉普願法嗣，住趙州觀音院，精心妙悟。昭宗時圓寂，諡真際禪師，世稱趙州從諗。

三昧

サン、マイ

釋義：為梵語「三摩地」的別譯，意即正定。